

# 她對園林文學懷抱獨特熱情， 深刻剖析人生，學術成果受肯定

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。無限掌中置，刹那成永恒！」這是徐志摩翻譯英國詩人威廉·布萊克

(William Blake) 詩歌中的名句，與唐代禪門居士龐蘊的偈語

「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」遙相呼應。這些詩句不僅闡釋從微小之物中窺見世間萬物的意境，也揭示解讀者心境的重要性。

同樣地，過往中國園林文學的研究多聚焦於空間美學，但第六十七屆學術獎得主、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曹淑娟突破傳統視角，從園林文學中探尋人生際遇和心境變遷，尤其是她洞悉晚明時期、寓山園林主人祁彪佳的研究價值，讓後世學者重拾這一位寶藏文人。

## 九二地震，全力投入園林文學的轉捩點

「借用文學家湯顯祖在戲曲《牡丹亭》中的用語，晚明是『姹紫嫣紅』與『斷井頽垣』並存的縮影。政治雖呈衰敗之象，文化藝術卻綻放絢爛之花，令晚明饒富研究魅力。」回

顧四十年來的研究歷程，曹淑娟坦言自己對晚明情有獨鍾，這份偏愛不僅源於主觀的情感共鳴，更建立在客觀的史料豐富性上。

晚明時期，印刷業與書籍傳抄繁盛，經過數百年的沉寂，近數十年大量文獻陸續面世，為研究者提供豐碩的素材。她指出：「文人園林在此時達到空前的成熟，為後人留下寶貴的物質遺跡和文獻資源，使我能從社會、文本和隱喻等多重空間層次解讀園林文學。」

但九二一大地震，才是讓曹淑娟決定全力投入園林文學研究的轉捩點。她憶述：「這場地震讓我深刻體會到，『滄海桑田』不只是知識性的概念，更為人生課題。地震後再次重讀文獻，我開始能理解這些文人在建設園林時，雖明知終將崩毀卻仍積極投入的心境，這也讓我意識到，園林文學的價值不同於一般的山水遊記：人只是山水的過客，但文人的園林，往往與園主的生命歷程緊密相連。」

換言之，文人因人生際遇的變化，會在不同時期建造風格

## 曹淑娟

人文及藝術

### 第六十七屆學術獎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



與意蘊各異的園林，例如中國文人園林開創者之一白居易，就是絕佳例證。

曹淑娟以白居易兩座具代表性的私人園林為例：首先是他第一次被貶謫至江州時於廬山建造的「廬山草堂」；其次是他晚年於洛陽長住二十多年的「履道園」。這兩座園林不僅反映白居易人生際遇的變化，更見證他從失意官場至自我調適，再到對往昔江南生活深情懷念的心路歷程。

「在《池上篇并序》裡，白居易將他於杭州、蘇州及長安仕途上的收穫（三任所得）、四名摯友的贈與（四人所與）及自身，比擬為池中之物，生動地展現他將自我與園林融為一體的心境。」由此，曹淑娟強調，園林不僅是靜觀自然場域，更為心靈投射，是一段不斷對話、調適與成長的動態過程。

#### 從寓山到不繫園，解析晚明園林文學的多元面向

過去二十餘年間，曹淑娟致力於推動園林文學能與山水文學並駕齊驅，並且為具獨特性的學術領域，而祁彪佳及其打造的寓山園林是她研究最為深入的案例。

「儘管祁彪佳只有四十四載的短暫人生，但無論收藏圖書、評論戲曲、經營園林、交遊結社，以及在朝為官、在野組織救濟工作，或是在面對清廷招降，最終選擇投池殉國，他無不誠懇以赴。」曹淑娟特別提到，祁彪佳年僅十五歲的長子

病逝時，在九天的病程中，祁彪佳雖處於極度悲痛，仍不忘提醒自己此心不可散亂，藉由除竹與讀書平復內心波動，並於兒子病情加重時，教導他如何面對生死，其溫暖又堅毅的性格，讓她格外動容。

她再進一步從寓山園林的景致，來解讀祁彪佳的心境。例如他將園門附近一座兩層樓廊命名為「歸雲寄」，一方面是希望留住園中名為「冷雲」的石頭不要飄走，這是景與景的對話；另一方面，當時他剛辭官返鄉，對未來的去留尚未確定，故藉由永恆安頓的「歸」和暫時棲息的「寄」之雙重字意，傳達對於自身處境的不確定性與內心的糾結。

此外，從祁彪佳留下的豐富文獻中，還能窺見女性在園林中的角色。例如祁夫人商景蘭，以女主人之姿參與造園、植栽，並陪伴長輩遊園；以及祁彪佳為妻子及朋友夫人們安排聚會，使寓山園林成為士紳婦女交流與展示才華的空間。

「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性參與園林不僅限於實體空間，還延伸至文本空間。許多才女雖沒有親身遊覽過園林，卻透過閱讀園林詩文，與園主進行跨文本的紙上對話，這種『文本遊園』成為女性參與園林文學的另一種途徑。」曹淑娟表示，祁彪佳不僅記錄寓山的造園過程、為園景撰寫小記，還將友人於園中的創作集結出版，締造出文本與實體空間交織的園林文學。

談到園林對女性的影響，曹淑娟認為，明末徽商汪汝謙泊於杭州西湖的樓船「不繫園」，堪稱是當時才女們參與文人雅集的重要場所，對發展女性文學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；她說：「汪汝謙特別關注社會地位不高的女校書，從才藝角度肯定她們，協助出版文集、詩集及畫冊，甚至引薦這些才女結識文壇領袖如董其昌等人，從而獲得指點與提攜。」

不僅如此，以舟為園的「不繫園」打破傳統園林的地域限制，更反映出晚明時期因園林興盛掀起炫耀財富與身分的風氣，一些文人開始反思園林的精神與精髓，提出「意在園在」的觀點。

「這股反思潮衍生出兩種新的園林觀：一是由文字或繪畫創造的『紙上園林』，發展出後來《紅樓夢》裡的大觀園；二是以山水為園，上接唐宋以降的公共園林，如安徽滁州的醉翁亭。」曹淑娟指出，「不繫園」屬於後者，汪汝謙將個人的園林理想與積極投入西湖的空間建設巧妙結合，呈現出嶄新的園林理念與實踐型態。

### 以文學解答人生，在學術中尋得樂趣

不囿於中國園林文學，曹淑娟透過漢詩，進一步將視野擴展至日韓的園林文化。例如日本平安時代的兼明親王與學問之神菅原道真、朝鮮王朝的流浪詩人金炳淵（別號金笠），

和被印在一千韓圓紙鈔上的儒學巨擘李滉（號退溪）。

「我留意到日本園林的轉變，也看見李滉把陶山書堂作為實踐生命學問的道場，懷抱著誠懇慎重的心意進行研究。」對於未來的研究，曹淑娟希望能進一步探討文人園居經驗中「獨樂」與「眾樂」的辯證關係、盆池片石的微型宇宙觀，並將研究對象拓展至園居圖與題跋。

曹淑娟就讀高中時，曾對未來選擇數學系或中文系猶豫不決，她笑說：「數學固然能帶給我解題樂趣，但中文系更有助於我解答從小就縈繞心頭的人生問題。」原來，曹淑娟在童年階段，因父親工作調任而頻繁搬家，雖讓她獲得廣闊的視野，在適應新環境時卻也伴隨著孤寂，無形中培養了她對閱讀的熱愛，並意識到人生的本質是一場流變的過程，如何在過程中證明生命的價值才是重要的。

「人文學科的价值在於貼近生命的本質，透過綜觀古今，擁有多重人生的體驗，同時能享受閱讀當下的快樂，這是我至今仍樂此不疲的原因。」曹淑娟真摯建議有志於文學研究的學子，一定要能從中體會到多重興味，唯有如此，方能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得長遠。

